

长篇原创小说

真名顶替

罗学知◎著

华艺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冒名顶替

MAOMING DINGTI

罗学知◎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冒名顶替/罗学知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142-920-9

I. 冒…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532 号

冒名顶替

著 者: 罗学知
责任编辑: 郑治清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920-9/I·422
定 价: 30.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楔子

2005年8月26日，是H省南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南湖市罪大恶极的以宏宇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郭海山为首的黑恶犯罪集团以及与之勾结充当其幕后保护伞的巨贪冒名顶替的假市长“李志兵”等作出一审判决的日子。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说来也巧，连续阴雨绵绵的天气似乎善解人意似的突然放晴了。从一大清早起，自发赶来旁听的市民就陆续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所在的南湖路与人民路交叉的十字街口。能容纳一千六百人的审判庭大厅里座无虚席。区区一千六百张旁听入场券根本满足不了南湖市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群众的要求，只能是按系统分配。许多人在审判庭内亲眼一睹昔日这个依仗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有假市长做后台作恶多端猖獗一时的犯罪集团主犯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接受法律的审判的丑态。很多深受郭海山黑恶犯罪集团残害，曾经与其开展不屈不挠斗争的人们对这次宣判尤为关注。南湖市委体察民意，责成市政法委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协调，从审判庭内接出广播线路，在审判庭外面南湖路和人民路街道的两个方向都安装了高音喇叭，让成千上万进不了审判庭的群众能在外面的街道上间接旁听。省、市电视台自第一次开庭审判时就对整个庭审过程进行了全程摄像，他们准备等全案宣判结案后制作多集专题片，对案件的侦查过程和案情进行系统介绍，以案说法，对广大群众进行一次生动的法制教育。为了让那些进不了审判庭也不方便来到审判庭外旁听的市民群众了解情况，南湖市人民广播电台对整个庭审宣判过程进行了加上解说的实况直播，这样，人们坐在家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整个庭审宣判过程了。案件公开开庭审理过程中曝出猛料：原来作为优秀青年领导干部从A省C市跨省交流到南湖市任市长的“李志兵”竟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冒牌人物。他的真实身份是A省B市的民营企业老板丁德才，真正的深受群众拥戴的优秀青年领导干部李志兵及其妻子已经在2002年6月被开着私家车由A省C市送他来南湖市上任的丁德才用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残忍地谋杀于途中，一件偷天换日隐匿了三年多的不为人知晓的恶性大案终于水落石出。这个当年突然从人间蒸发失踪被家人寻找了三年多的丁德才终于重新现身，恢复了其本来面目。更加令人惊诧也是让丁德才始料不及的是被丁德才所杀害的市长李志兵竟是他的同胞孪生兄长丁德文！这一事实如同爆炸了一颗信息



原子弹瞬间传遍了南湖市的各个角落，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人们共同议论的话题。对于这一点，南湖市的市民群众大出意料目瞪口呆，他们震惊，他们愤怒，要不是从庄严的人民法院审判庭上传出的事实，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世间竟有丁德才这般凶残狡诈的无耻小人。而这一点对于特地从数千里外的A省C市赶来旁听的父老乡亲 and C市政府机关干部们来说则不那么意外和突然了。他们在配合案件侦查取证的过程中已经知道了大体的案情。此刻，他们更多的是痛恨，是惋惜。他们痛恨的是丁德才这个蛇蝎心肠人面兽心的畜牲。他们惋惜的是党和人民又失去了一位党培育出来的优秀年轻领导干部。

从审判庭上传出的法官的每一句质询、被告的每一句回答，律师的每一句辩词，都紧紧地牵动着审判庭内外每一个旁听者的心弦。人们聚精会神，以极大的耐心聆听着整个庭审宣判过程。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流逝，整整三个半小时过去了，十二点整，合议庭作出了庄严的一审宣判：

丁德才因犯杀人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郭海山及其黑恶犯罪集团五名主犯因犯杀人罪、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余的共犯和所有涉案人员，均视犯罪情节轻重和认罪态度优劣，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这大快人心的正义的宣判，立刻在审判庭内外激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紧接着，鞭炮声不约而同地在大街小巷响起，全城沉浸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这次燃放鞭炮的时间之持久，燃放量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除夕之夜。当天一些日杂店、鞭炮店的鞭炮销售一空。人们衷心欢呼党和政府为民除害，伸张正义，感谢公安政法机关将以郭海山为首的黑恶势力绳之以法。

当天下午，《南湖日报》以“郭海山黑恶集团土崩瓦解，丁德才冒牌市长原形毕露”的通栏大字标题赶印了八万份号外，随当日的《南湖日报》发行，《南湖日报》在各报刊零售亭很快被抢购一空，创造了《南湖日报》自创刊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

在南湖电视台当晚本市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郭海山丁德才一审宣判的新闻节目后，主持人发表了一段精辟深刻的评论：在我们今天的法制社会里，不管你多么财大气粗，也不管你多么有权有势，如果你敢于藐视法律，漠视他人，草菅人命，你必将受到人民的唾弃和法律的制裁！

这起惊心动魄的恶性大案开始浮出水面，却是由一起住在市政府大院的市长“李志兵”家的被盜案引起的——



楔子	001
第一章 公安局接到报案称市长家被盗，刑勘现场市长却竭力 否认损失数额	001
第二章 撞死吕力的司机朱金标被抓获供出系机关车队调度 周正侠买凶杀人的惊人内幕	017
第三章 指使人用汽车撞死吕力的车队调度周正侠受指派 差途中险些被谋杀灭口	032
第四章 葛军、杨东平在赴省汇报案情的途中惨遭不测， 小车被一辆大型渣土车撞下悬崖	048
第五章 黑恶势力制造“六·八”血案，受伤拆迁户愤怒 上访请愿	062
第六章 拆迁户伤员在医院受到恐吓驱赶，被迫连夜赴 省城请愿上访	076
第七章 为力挽狂澜省公安厅拟向南湖市公安局下派公安局长， 公安厅长亲下南湖市敲山震虎	091
第八章 来自李志兵原任职城市同事的介绍，他是一个清正 廉洁政绩卓著的好市长	106





第九章 张士杰局长上任第一天神秘女郎往住宿的酒店房间 送上了投有剧毒的暖水瓶	121
第十章 政府办主任另行任用处境艰难，为谋生不得不背井 离乡远走海南	137
第十一章 张士杰局长发现市长李志兵与 A 省 B 市三年前神 秘失踪的民企老板丁德才惊人地相似	152
第十二章 冷血杀手落入圈套有口难辩，公安局长在市政府 开会却意外撞见对他投毒的神秘女郎	168
第十三章 黑恶势力识破机谋故弄权柄，冷血杀手生死关头 因祸得福	182
第十四章 大接访让失踪案再上议程，遇地痞使邓立江在 海南再陷困境	197
第十五章 冯海生在医院与护士刘雯雯偷情起轩然大波， 张莘莘图报复曝隐私反而锒铛入狱	214
第十六章 姜亚男疯狂报复前夫身陷图圈自食恶果， 邓立江绝境逢生苦尽甜来	230
第十七章 审投毒女林娜幕后主谋王涛现原形，何大毛 参与敲诈抢劫被抓获供出冷血杀手周振武	246
第十八章 赵小冬苏醒讲出杨局长遭暗算真相，警方卧底 左良与才貌双全秀女华莉芳共坠爱河	262
第十九章 营救坠入天坑儿童意外发现疑似丁德才男尸， 冒名顶替假市长惊慌失措图谋潜逃国外	277
第二十章 大结局：丁德才为冒名顶替杀死的李志兵正是 三十五年前失散的孪生兄弟，南湖市黑恶集团伏法	293
尾声	314



第一章 公安局接到报案称市长家被盗，刑勘
现场市长却竭力否认损失数额



H省南湖市政府机关大院最近进行改造，拆除了银星路一边的围墙，建一条出租门面房用于商家做生意，一年要收取数百万元的租金可以大大地改善机关干部的福利待遇。然而在拆除围墙的第二天晚上即2005年5月21日晚就出了一件大事：靠市政府大院东北角围墙居住的市长李志兵家里被盗了。李市长住着一栋单独的二层小楼，这晚李市长到下面区、县检查工作没有回来，其妻子王敏粗略地清点了一下，被盗的物品有钻戒12个、劳力士金表3块、铂金项链5根、郑板桥兰竹真迹一幅、纯金生肖牌12块，保险箱内美元10万元、港币120万元、人民币存折5本金额共一千二百多万元，合计损失一千六百多万元。

楼上楼下的卧室、书房均已被盗贼翻遍，保险柜也被打开了，看来盗贼非等闲之辈。王敏自称昨晚和机关大院里几位夫人打麻将，直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家睡觉，所以睡得很沉，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她一点也不知道。这王敏并不是李志兵的结发妻子，李志兵是三年前作为优秀领导干部跨省交流从A省C市调来H省南湖市任职的，他的结发妻子郑琳就是在他一道来南湖市途中突然得暴病身亡的。王敏原来是南湖大酒店快活林夜总会的一名三陪小姐，因为长得漂亮，一次房地产开发商、宏宇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的老总郭海山为了拿到城中区一块面积二百多亩的旧城开发项目，就以邀请李志兵视察为名在南湖大酒店开了总统套间宴请招待李志兵，特地用了一万元的高价雇请了当时从某师范大学刚毕业的王敏实行全陪过夜。王敏风情万种，将李志兵侍奉得欲仙欲死。两人从此难舍难分。郭海山见状赶紧在锦都豪苑花一百五十万元买了一套别墅将王敏养起来，替李志兵作了金屋藏娇。李志兵从此无论白天黑夜，一有机会便来找王敏厮混。李志兵干脆与王敏办了结婚登记成了公开合法的夫妻。当时市政府机关对市长的夫人王敏曾经是个“三陪”女而议论纷纷，不过时间一长人们也就厌倦了这个话题，懒得再去津津乐道了。王敏当了市长夫人后也没有再出去工作，除了逛超市，进美容院，上夜总会以外就是与人打麻将。她生活得潇洒快乐，几年下来，她还是那么俊俏靓丽，魅力四射。这次被盗事件使她一下子憔悴了许多，她无心梳头，脸也懒得洗，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地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发呆。不一会儿，下基层检查工作的李志兵回来了。见王敏这副模样不禁大吃了一惊，问明了情况，李志兵自己也不禁呆若木鸡。“老李，这是我们多年的心血积攒下的家当，不能就这么打了水漂吧？你赶快想个办法吧！”王敏哭丧着脸道。“我出去这两天家里都来过一些什么人？”李志兵问道。“没有来过什么人呀！”王敏一脸无辜地答道。其实，她哪敢说实话？李志兵下基层去的第一天晚上，她原来在夜总会坐台当三陪小姐时勾上的

一名嫖客，也就是将她从一名处女变成妇人的街头流氓恶棍武刁子就与她一起过的夜。她与李志兵结婚后这几年，武刁子经常找机会与她幽会。武刁子有一伙偷打扒拿嫖赌逍遥的酒肉朋友前呼后拥，武刁子俨然以龙头老大自居，威风得狠。王敏与武刁子有时在酒店开房鬼混，有时就在他那一伙狐朋狗友的家里鬼混，因为有那些狐朋狗友的掩护，至今尚未被李志兵发现过。本来王敏与李志兵结婚住进市政府大院后，一直没敢让武刁子来市政府大院内的家里来幽会鬼混，凑巧武刁子从市政府大院外路过，发现围墙已经拆了，又从市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得知市长李志兵已到下边检查工作去了，要几天才能回来，坚持一定要来王敏家里与其幽会，王敏再三推脱不掉，只得勉强答应。武刁子乘天黑溜进王敏家里后，俩人鬼混折腾了多半夜，弄得王敏疲惫不堪。一觉睡到大天光，连武刁子是什么时候走的她一点也不知道。其实，正是武刁子乘她熟睡之机，用预先准备好的橡皮泥按下了她家的房门和保险柜的钥匙的印模，配好钥匙后交给他那一伙狐朋狗友来实施的盗窃作案。像这种情况连王敏也不曾料到，她怎么能向李志兵讲实话呢？从李志兵与王敏结婚的时期起，武刁子就下定决心要报复李志兵，夺妻之恨就像一只毒蝎子时时刻刻着他的心，他的心这几年来一刻也不曾平静过，他时时刻刻等待着的时机。这次来市政府大院内王敏家里与王敏鬼混时，他觉得报复李志兵的时机已经到了。

王敏见李志兵半天不吭声，试探着道：“咱们还是向公安局报案吧，让他们帮我们破案把损失追回来。”李志兵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道：“你冒傻气呀？报案？你不要命哪？我问你，你的这些财产都是怎么来的？”王敏一听傻了眼，看来只有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了，如果李志兵索贿受贿以权谋私东窗事发，不但官帽子没有了，恐怕连小命也保不住，破财免灾，只要李志兵还是市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就在李志兵长叹短吁之际，电话铃突然响了，李志兵拿起听筒一听，是保卫科打来的，说是市公安局接到他家被盗的报案，局长杨东平、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李德林及刑警大队长王大力带领刑警来了。李志兵一听，心中暗暗叫苦，他满腹狐疑地问王敏：“怎么，你已经报了案啦？”王敏莫名其妙地说：“我还没有来得及报案呢。”李志兵惊讶地道：“这就怪了，你没报案那是谁报的案呢？是保卫科报的案吗？”王敏道：“这不可能，我从早上起床发现被盗后还没有跟任何人说呢，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李志兵一听，惊疑不已。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李志兵明白是公安局的人到了，只得硬着头皮前去开门。

打开门，果然是市公安局杨局长一行人到了。李志兵满脸堆笑地道：

“这是谁小题大做，把你们二位局长都惊动了，我没叫人报案哟！”杨东平道：“李市长，您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职责，别说是您家里被盗，就是一户普通居民家里被盗，我们同样也得来勘查现场呀！请你们清点一下，看看都少了些什么。”李志兵道：“真的没有什么损失，就盗走了一条价值二百元的珍珠项链，一只价值不到八百元的手机，还有两本金额不到八千元的存折，不知道密码也取不走钱，我们已经打电话挂失了，完全用不着你们这样兴师动众的。”刑警大队长王大力不禁疑惑地道：“我们接到的报案说你家被盗窃的财物有首饰、劳力士金表、古字画郑板桥的兰竹真迹、还有美元，港币及存折，损失金额达一千六百多万元哩！”李志兵闻言大吃了一惊：是谁对他家被盗的底细竟如此一清二楚？他的头上不禁冒出了汗珠。然而他仍硬着头皮强作笑脸一口否定道：“这是谁跟你们开这样的玩笑，也不看看时候！你说你们相信吗？我当市长虽然级别比你这个刑警大队长高一点，每个月的工资也比你多不了几百元。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钱财被盗呢？除非我是个大贪官！”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显得有些做作，一时竟使得杨东平、李德林和王大力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环顾室内，陈设并没有特别奢华的感觉。浅蓝色的真皮沙发很一般，彩电是37寸的创维平面直角彩电，是顶尖名牌。空调、冰箱这些家用电器，都是一般干部家庭都买的普通品牌。无论是客厅、书房和卧室，除了一个竹雕的笔筒和几件工艺品外，见不到任何古玩字画。不知是李市长本色如此还是他藏富不露？他们自从干公安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情况，明明接到了报案，失主却矢口否认，不愿意承认，明明报案人讲得很明白涉案金额是一千六百多万元的特大盗窃案，失主却轻描淡写地说不过千把元。这太不可思议了！尴尬了一阵子，最后还是杨东平局长打破了僵局：“我们但愿损失小就好，既然来了还是仔细勘查一下现场，案子不论大小都是要破的呀！”李志兵笑着点点头道：“那就辛苦同志们了！我这两天下基层检查工作，刚刚才回来，具体情况你们问我夫人好了。”局长杨东平对李志兵道：“李市长，您工作忙，不必陪在这里，请自便好了，我们勘查一下现场，向你夫人了解一些情况就行了。”李志兵笑容可掬地道：“不忙、不忙，我刚回来，正好是个空档。我这个当市长的平时对公安关心不够，今天我们正好聊聊。”在杨局长与李市长交谈之际，李德林指挥刑事技术人员开始仔细地勘查现场。王大力和女侦查员陈玉瑛向王敏询问有关情况。现场勘查进行得十分仔细。李德林和刑事技术人员查看了所有的门窗，均完好无损，无任何撬压痕迹，经指纹显现处理，上面只留有王敏和李志兵自己的指纹。这又是一个使李德林这个身经百战的老

刑警一个大惑不解的奇怪现象！犯罪分子究竟是怎么进入室内的呢？难道犯罪分子有李市长家的钥匙吗？李德林不禁插话问王敏道：“你们家的钥匙除了你和李市长外，还有谁有？”王敏道：“就只我们两人有呀！”李德林想了想问道：“你们家请过保姆吗？”王敏道：“我们家平时就是两人生活，本来就没有多少事情，我又不上班，所以从来没有请过保姆。”李德林思索着又问道：“请你再仔细回忆一下，都有谁接触过你们家的钥匙，或者说有机会接触到你们家的钥匙？比如说房子装修的时候钥匙给过装修工吗？”王敏认真地想了想道：“我的钥匙一直都是随身带着，别人应该说没有机会接触到，至于房屋装修工当时是用过进门的钥匙，但是房屋装修好以后大门的锁我们都马上换过了的呀！”这回李德林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陈玉瑛也谆谆善导地对王敏道：“请你再仔细想想看，你提供的情况越具体越准确，我们侦破工作的范围就越小，目标就越明确。”王敏想了一阵子，还是摇了摇头。据王敏讲，两张存折是从保险柜里被盗走的。“你们家的保险柜设了密码没有？”陈玉瑛问道。王敏摇头道：“没有设密码，我嫌麻烦，设了密码开柜关柜挺麻烦的，如果忘记了密码那就更麻烦了。”整个现场勘查下来，竟没有能够提取到一枚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只是在楼上一间放置保险柜的卧室的地毯上用静电吸附法发现了两个分别穿40码和41码旅游鞋的男人的足迹。而其他房间及楼梯上均未发现脚印，所有的物品上均无指纹。看来作案人是两个具有丰富反侦查经验的惯犯，是戴着手套作的案，作案后逃离现场前又擦掉了地上的脚印，唯独在地毯上留下的肉眼看不见的脚印未能作处理。在李德林他们勘查现场的过程中，李市长与局长杨东平的谈话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杨东平心里自然明白，李市长纯粹是出于礼貌而作的一种应酬。所以，当李志兵问起局里有什么困难时，杨东平只是笑了笑说：“都是些老问题了，不谈也罢。”杨东平知道，公安经费上存在的缺口，一部分超期服役早该报废的警车的更新问题，局里多次向市财政局打过报告，报告同时抄送过分管公安的副市长及李志兵本人，李志兵现在提起这个话题，这说明公安局送给他的报告要么他从来就没有看过，要么就没有打算为公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再说也是白说，况且此时正是在李市长家里勘查现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李市长解决问题，如果乘此机会要李市长解决这解决那，未免让人觉得太市侩，有利益交换之嫌。如果李市长真有了要为公安解决问题的想法，通过正当的程序和途径，问题自然能够得到解决的，用不着现在多费口舌。现场勘查和情况询问一结束，杨东平和李德林立即带领刑警们迅速撤离了李市长家。临出市政府机关大院时，杨东平对等候在李市长家附近的市政府保卫科张少杰科长道：



“市政府机关大院拆了一面围墙，巡逻护院的工作要跟上来，尤其是晚上要更加强防范，亡羊补牢，不能接着再发案了。”张科长回答说已经做了安排，抽调了12人，由保卫干部带领昼夜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巡逻护院。杨东平这才上车离去。在警车上，大家忍不住对发生在李市长家的案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杨东平说：“这下我们真遇上个癞痢头了。没有发现一点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李德林道：“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犯罪分子是用钥匙进入李市长家的，可是王敏又提供不出其他人接触到她家钥匙的线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陈玉瑛道：“我看不像是提供不出线索，而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愿意说。”杨东平道：“更离奇的是李市长和他夫人王敏都说没有报过案，而他们家发了案从我们到达现场时为止除了他们夫妇二人外，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那会是什么人报的案呢？这个报案人无疑就是个知情人，我们要设法找到报案人。”陈玉瑛道：“据接报案电话的赵晓虹说报案人听声音是个三十几岁的男人。”杨东平问道：“报案人的电话号码记录下来了吗？”王大力回答道：“我们刑警大队的值班电话有来电显示，按规定应该记录下报案的电话号码，回去查一查就知道了。”李德林道：“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报案人说的案值金额与李市长夫妇说的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一千六百多万元与不到一千元相差一万六千倍，简直是天壤之别！”

回到局里后，王大力立即让内勤赵晓虹向市电信局查询了报案人的电话号码7358122，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报案人使用的是中山路上的一个插卡拨号的IC卡公用电话亭。

李德林亲自主持了案情分析会。“大家都畅所欲言，把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地谈出来。谁打头炮？王大力，你这个刑警大队长带个头吧！”李德林点了王大力的将。

王大力道：“好吧，我谈一点看法。我认为报案人使用公用电话报案，显然是在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李德林追问道。

王大力想了想道：“我想可能是报案人对案值金额没有把握，怕给自己惹出麻烦来，所以采取了匿名报案的方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报案人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想通过匿名报案这种方式来揭露李市长家存款的隐私。”

李德林微微摇了摇头反问道：“如果报案人是怕惹麻烦的话，他干脆不报案，完全不掺和进来不是更好吗？”

王大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李德林环视了大家一眼，对陈玉瑛道：“小陈，你这个刑警学院的高

材生不要光当‘听长’哟，谈谈你的看法。”

陈玉瑛想了想，毫不示弱地道：“那我就不客气了，谈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赐教。我认为这个报案人应该是个知情人，你们想一想，李市长家被盗的事情直到我们赶到他家为止，他们还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这件事。报案人如果不是知情人，怎么报案的时间与发案的时间完全一致呢？”

“既然是知情人，那为什么报案的案值金额与李市长夫妇说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呢？”王大力不以为然地道。

陈玉瑛道：“我下面正要讲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案值差异这一点上现在作出谁讲了真话谁讲了假话的结论还为时过早。我还有一个看法，我认为这个报案的知情人不能排除他本身就是作案人。”

陈玉瑛的话就像是一瓢水倒进了滚油锅里，顿时炸开了。

“是呀，我认为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报案人说得那么具体，不像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很可能是案犯盗到了几本巨额存折，不知道密码取不出钱，出于要揭开李市长巨额存款的隐私达到泄愤的目的而故意报的案。”

“李市长家怎么会有这么多存款呀？别说他的工资比我们多不了多少钱，就算他一个月收入两万元，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不吃不喝也存不了这么多的钱呀！”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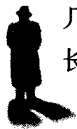
“喂，大家不要走题了。李市长家有没有这么多存款，是怎么来的，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李德林忙打招呼道。

王大力道：“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抓紧时间谈谈如何查找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侦查员卢剑雄道：“既然能够确定是惯犯所为，我认为先不妨清查一下刑事犯罪档案资料，从那些有入室盗窃前科的人员中圈定一个排查范围，然后再逐一查证他们在案发时间的去向，以便从中发现破案线索。”

陈玉瑛插话道：“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先不妨设想李市长家被盗的现金中确实有美元和港币，所以也部署隐蔽力量把外汇黑市交易市场严密监控起来。如果真有10万元美金和120万元港币在犯罪分子手里的话，就有可能去通过黑市交易兑换成人民币。监控外汇黑市交易的事情我们和兄弟县市的公安机关也要打招呼，既然是惯犯就自然会想到公安机关采取的这些措施，也很可能跑到外地去兑换人民币。”

李德林看了坐在角落里的痕检技术员张琼一眼，只见她神情专注地



在一个记录本上用铅笔涂画着什么，知道她又在抓紧点滴时间练人物肖像速写，她在招考进公安局以前是师范学院美术系的高材生。往往只要几笔就能把一个人的肖像维妙维肖地勾画出来。当了警察以后，美术专长成为了她的业余爱好。李德林冲她点点头道：“小张有什么高见？”

张琼道：“大伙说得挺全面的，我没有什么补充的。”

李德林沉吟道：“陈玉瑛的这个建议很好，除此之外手机旧货交易市场的控赃问题也要进行布置，王敏的手机犯罪分子很可能拿到旧货交易市场上去处理。那是犯罪的证据，犯罪分子决不会留在手里自己使用，作为具有丰富反侦查经验的惯犯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在当前毫无线索的情况下，也只能这么办了。王大力，你们抓紧部署展开工作，有了线索我们再来碰头会。”

王大力当即对警力作了具体分工，会后大家都各就各位去开展自己的工作。

再说杨东平和李德林带领一帮刑警离开后，李志兵绷紧的神经终于舒缓了下来，他庆幸自己回来得真是时候，要再晚一步，王敏这个缺少心眼儿的女人还不知要捅出什么乱子来。眼下对他来说，被盗的那10万元美金、120万元港币以及那些首饰、金表、古画价值共四百余万元的损失毕竟是小头，那一千二百多万元的存款才是大头，盗窃犯不知道密码拿不走一分钱。自己凭着老练的政治手腕，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场危机。然而，这次他失算了。他连他的对手是谁都没有弄清楚，他太低估了对手的能耐。一场灭顶之灾的狂涛正向他席卷而来，他高兴得实在太早了。

武刁子借与王敏过夜之机复制了王敏家的钥匙后安排他的两个铁哥们儿王麻子和周癞子对王敏家实施了盗窃后，看到那五本总金额为一千二百万元的存折狗咬猪尿泡空喜欢了一场，眼见这么大一笔巨款因为不知道密码而无法到手，嫉妒与恼恨交织，他决心要借此机会整垮李志兵，绝不能就这么放过李志兵这个王八蛋，这狗日的家伙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可以肯定来路不正，不是合法收入。这个狗日的不但占去了他的女人，还这么心安理得地坐享荣华富贵，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他一定要借此机会让这王八蛋不说人头落地也要他去蹲大狱！所以他先是以报案的名义故意泄露李志兵家的巨额财产，然后静观事态发展，再根据情况采取下一步行动。本来，他与王敏鬼混过夜的那天晚上，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偷到这些东西，而且他知道王敏虽然心里明白也不会说出来，但是他没有这么干，因为他不想让王敏知道是他干的，他不愿在王敏与他的关系上投下阴影，所以当王麻子和周癞子异口同声要求他一起参加作案行动时他坚决拒绝了，只给他俩画了一张王敏家的详细示意图，他怕万

一出现意外让王敏识破是他。因为他整垮了李志兵还要与王敏破镜重圆一起过日子的，所以他必须对王敏保守住秘密。

再说陈玉瑛从会议室一出来就向王大力建议道：“王队，我们不妨到中山路的 7358122 这个电话亭去一下，看能不能取到报案人留下的指纹。”王大力不以为然道：“报案人既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他就可能想到不让自己的指纹留在电话筒上，再说公用电话亭别人都可以在那里打电话啊，报案人的指纹能留到现在？”陈玉瑛道：“这可不见得，正因为是公用电话亭，报案人可能会忽视这一点，至于指纹能不能保留到现在，这就得看我们的运气了。现在手机的普及率太高了，拾废品的、卖小菜的身上都揣着手机，使用公用电话亭的人其实很少了。”王大力想了想道：“也好，那我们就去碰一碰运气吧！”

王大力、陈玉瑛和痕检技术员张琼来到中山路本机号为 7358122 的公用电话亭，张琼用戴手套的手插入一张电话卡，从电话线与听筒的连接处拿起听筒，再按下重拨键，电话机上方的小显示屏上果然出现了刑警大队的值班电话号码，这说明从报案人使用电话机后，还没有其他人再用过这部电话机。三人不禁相视一笑。细心的张琼从电话听筒上提取了报案人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无名指的指纹各一枚，但是只有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纹是完整的，其余的两枚指纹都残缺不全。陈玉瑛道：“如果是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所为，我们应该可以在犯罪情报资料库通过比对指纹找到这个家伙。”王大力道：“从这伙人老道的反侦查伎俩来看，决不像初犯。能不能从犯罪情报资料库中通过比对指纹找到这个家伙，这就要取决于我们的基层基础工作了，问题是凡是有犯罪前科的人指纹是否都收集上来录入犯罪情报资料库了？”张琼道：“那倒也是，我尽力而为吧，只要犯罪情报资料库里有这个家伙的指纹，我就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陈玉瑛的侦破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这次遇到的武刁子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对手。武刁子一伙历来一贯遵从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从来没有在长住地的市城区作过案。他们十分善于伪装，在本地都由做某种小生意作掩护，平时给人的印象都不错，像捐钱捐物救灾扶困助人为乐的事他们都走在前面。见了居委会的干部都毕恭毕敬的，居委会有些公益性的活动要他们参加，他们从不说二话。逢年过节社区安排治安巡逻是最头痛的事情，在这种时候，谁都想守着自己的家人快快乐乐地过年过节，谁愿意冒着寒冷冒着酷热熬夜？弄得不好还有生命危险。可是武刁子他们就偏偏主动报名参加，这让居委会的干部都喜出望外。他们晚上巡逻还十分认真负责，不像有的人烤火打扑克看电视不愿意动腿，



名义上是巡逻实际上敷衍塞责，一个晚上巡不了两趟，案子该发还照样发。武刁子他们巡逻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整个社区巡视蹲守，有几次还真让他们现场抓获了盗自行车的小偷，受到了居委会和派出所的表扬。应该说武刁子他们这种红皮萝卜的包装策略十分成功。在他们居住的社区没有人会把他们同犯罪联系起来。他们每次外出作案都是以进货作掩护，而且是单独出行，约定在外地某个地点再集合。作过案后又迅速分散逃离，回来时果真都带上一些货物。所以没有人对他们在外地的所作所为产生过怀疑。当然，他们在外地作案屡屡得手后，忍不住都要去公共娱乐场所嫖赌逍遥一番，有时也有失风的时候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留下违法犯罪的记录，包括讯问笔录、指纹及被治安处罚的法律文书资料等，但是由于我国的犯罪情报资料全国联网尚处于起步阶段，很不完善，大大限制了犯罪情报资料的共享，这就使张琼通过查犯罪情报资料寻找报案人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挫折。刑警大队调查了一个星期，连带破了不少积案，但是李市长家的盗窃案仍无任何进展。这也难怪，作案人本来就是王敏的情夫，拿着王敏给他的钥匙登堂入室，她有意隐瞒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线索，现场又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样的案子叫神仙也无从着手，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得看机遇了。如果作案人又作下其他案件留下蛛丝马迹被侦破的话，那么作案人前前后后所作的其他案件也有可能是在审查之中被一并破获。

令公安局伤透脑筋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26日，在南湖市纪委里又发生了一件足以引起南湖市政界地震的神秘的怪事。这天下午四点，门卫收发室给市纪委送来一封挂号信。内勤吕力拆开一看不禁吓了一跳：信封里装着的是五本总金额为一千二百多万元的存折。这些存折的户主有一本是市长李志兵的名字，其余四本的户主是李志兵的夫人王敏的名字，总之，这一大笔巨款都是李市长家的。不论怎么说，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拥有这么一笔来源不明的巨款，这本身就构成了巨额财产不明罪。他的夫人没有工作，他和他女儿的工资加在一起，每月也不超过六千元。他这一千二百多万元的存款是从哪里来的？在吕力看来，这很可能就是一起重大腐败案的冰山一角。李志兵是市委副书记，市长，是南湖市的第二号领导人物，他敢这么干，那么他上面、他下面还有没有人跟他一样这么干？弄不好就是窝案，在市委、市政府及其下属的权力部门有什人卷入进去了不得而知，有哪些人可以信赖自己也不清楚。有些表面上应当是毫无关联的两个人，实际上可能是亲戚、朋友、老同学、老战友、老上下级甚至是铁杆“哥们儿”；有的什么也不是，可是老婆与老婆之间又可能是同事好友老同学什么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